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,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
QQ:2482071658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也没有想象中的坏。

城市故事

逃不出的怪圈

倾诉人:莫燕

时间:4月5日

方式:电话连线
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莫燕 品熙 雷飞 友伦

关键词:离婚 异地 前妻 孩子

主题:品熙出意外的事是班主任告诉我的。“医生说是失足掉到河里的。之前喝过很多酒。”

父母离婚是因为我

高三那年,父母离婚。是因为我。我妈是一家国企的老总,有个名额可以让我去她的企业。有个稳定的工作,过普通人的小日子是我妈给我规划的生活。

我妈是女强人,折腾了一辈子,也辛苦了一辈子。她常说,和男人拼世界,女人如果不靠脸蛋、靠身材,就得比男人努力一百倍。别的女人做美容、弄头发、聊老公、晒孩子的时候,她面对的是一组枯燥的数据和那些像天书一样的报告。

我妈个子不高,气场却强得逼人,说一不二的原则在单位和家里同样适用。小时候,我听到她单位里的人背地里喊她“女魔头”“狠角色”时,会问她是什么意思,她不解释的样子,就好像懂了。

从我记事起,我妈就没留过长头发。以致小时候我总把爸妈照片弄混。这事常被拿出来当笑话说,我妈说我脑子笨,都快两岁了还会搞错。可几乎看不出区别的短发,很难分辨的,好吗?我当然不能这样说,我只能说:你们太有夫妻相了。

这个观点我爸不能反对更多。我爸是做科研的,智商很高,情商很低的那种。他跟我妈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风格,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,读不懂彼此。

他们都很少在家。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吵架。我妈的速战速决,碰上我爸什么都要分析研究再做决定的慢性子,不打起来已经很不错了。其实我挺享受他们吵架的样子,只有那样激烈的争吵,才会让家里有了些人情味。大多数时候,我都是一个人在家,太安静了,我就把电视、收音机都打开,声音放到最大。那种各种声音混在一起的感觉,像极了爸妈在吵架。

大多数时候,我爸总是吵不过我妈。她那发号施令的节奏,不是一般人能控制住的。但在未来发展的问题上,我爸决不妥协。他让我继续读书,本科是他的底线。我妈却不想让我走弯路。他们各有各的说辞,替我做选择,却没人征求我的意见。

吵到最后,他们竟然离婚了。我跟着爸爸生活。我的世界顿时黑了,“你们不都是为我

好吗?连婚都离了,我还怎么好得起来?”

有人在书店门口叫我

大学开学是爸爸送我去的。女生宿舍楼下,爸爸们排成排,抽着烟,聊着天。女生宿舍里,只有我的爸爸和别人的妈妈。

别人的妈妈都给孩子铺床,交待不要早恋,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。我爸爸想给我铺床的时候,被我拒绝了。“你快走,我能行。”我看到有学姐穿着内衣短裤出入公共洗手间,怕我撞见尴尬。

第一天卧谈,室友们好像挺得意,“你们说我们学校能进全国前五十吗?”“那必须的,以后找工作别人肯定高看我们一眼。”

可这样的好学校,我一点都不想上,这是用父母的婚姻换来的,我想想就会流眼泪。

我经常逃课,有时一整天就呆在宿舍里发呆。我爸被班主任叫到学校。班主任竟然跟我爸认识。我爸把我托给了班主任,我再也逃不了课了。班主任还让我当他的课代表,每天去他办公室的次数,比吃饭都多。

品熙就是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遇到的。班主任热情夸赞了他的这位同学,“他是班上的才子。现在读博,以后有事也可以找他。”我觉得好笑,“找他干吗?是帮我上课还是帮我写作业。”

如果说对班主任的假装客气,是碍于我爸的面子。对班主任的同学就没必要了。我把作业放在桌子上,“没事我先走了。”

那天,从新街口的书店出来,突然有人叫我名字。我扫了一眼,没有认识的人,以为听错了。

品熙把伞举过我的头顶,“你没带伞?”我下意识地把伞推开,“你认错人了吧。”

“我们见过面,在你班主任的办公室。”品熙帮我遮雨,“淋雨了会着凉的。”我终于记起这个班主任的同学。品熙说他正好要去我学校。

一路上,他把大部分伞都撑在我头顶上,自己的衣服湿了不少。我有点过意不去。几次把伞推了推。他都又推了回来。“我这衣服防雨的。”

细看,品熙跟我爸长得有点像,不过比我爸幽默多了。“我以为你们这些博士、研究员,情商都跟智商成反比。”品熙说他好像有点例外,智商、情商比较平均。

品熙要了我的QQ号。我们成了好友。品熙比我大11岁,未婚。刚认识时,他说是个人问题为学业让路,熟一点就说没遇到合适的,后来就直接说,他父母都是农村的,家里条件不太好。有过喜欢的人,但人家没看上他。

我觉得他没必要跟我说这些,我又不想跟他怎么样。我把他当什么,自己也说不清,叫他哥吧,好像年龄差得有点多。叫叔吧,又把他喊老了。他书生气很浓,那黑框眼镜现在也能算得上潮品。

我成了逃跑的新娘

我只是很依赖品熙。那些不能跟室友说的事,都喜欢说给他听。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父母离过婚,但这事确实困扰了我。尤其是后来听说,我妈又找了个人。我特别受不了。

品熙有时也会帮我写作业,考前还会帮我打听考试的试题。即使不提前知道,我也不及格,但有线人的感觉真是好极了。

有时品熙会来我们学校找我,他总说是找班主任的,顺便来看看我。可我们一起吃饭,他从来没叫过班主任。有次被班主任撞了个正着,“你怎么来了,也没告诉我?”

品熙好像有魔力一样,我只要说想吃点什么,他就会像快递小哥一样,送货上门。有次大冬天,我突然很想吃那种小时候吃过的三色冰淇淋,他一直走了半个多小时才买到。

大三那年,我突然发烧。品熙把我送到医院,还很细心地给我带了茶杯和外套。他看我没力气,就一直背着我。我觉得幸福,但我知道这种幸福不像是恋人间的,更像父女间的。

毕业前,品熙表达了对我的好感,他说长大的我特别有女人味,我不化妆,他总说我特别,和别的女孩不一样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,偷偷考了上海的研究生。我需要时间和距离来正视我们的感情。

品熙的态度让我自责,他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,没有怪我的不辞而别,不再提对我的好感,也不强求我做任何事,只是还和以前一样,默默地对我好。我也还把品熙当依靠,什么都跟他说。

从二十岁到三十岁,品熙陪了我十年。这十年,他从没要求我做过什么,只有付出,没有回报。毕业后我在上海找工作,他只说了一个字,“好”。

我问过品熙,“你打算等我到什么时候?”他说:“等到你心甘情愿地接受我。”我说:“我们结婚吧。”

品熙问我婚礼怎么办,我说“简单点就行”。话一出口,我就被自己吓了一跳,我不是一直都想有个盛大的婚礼吗?草坪户外的那种,有很多亲戚朋友参加……我突然很害怕,害怕自己做错了决定。

认识雷飞是在我跟品熙结婚前一个月。雷飞跟我一样大,我们在咖啡厅点了同一款咖啡,可惜只剩一杯了。服务员来跟我商量,能不能让他,我没意见。雷飞却主动把咖啡端来,“你喝吧。”

雷飞跟我太像了,我们都经常来这家咖啡厅,点的东西也出奇的一致。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热恋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从来没在品熙身上有过。我们总是照顾和被照顾的关系。

我跟品熙说不想结婚的时候,他淡淡地说:“没事,等你准备好了再说。”

继母是个技术活

我想我是准备不好了。我跟雷飞在一起了。他说他离过婚。我说不介意。我觉得我离不开他,特别想为他付出。就像品熙对我一样。

我瞒着品熙跟雷飞在一起两年。直到有一天,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,她说她是雷

飞的老婆。她说孩子还小,离婚对孩子不好。希望我能把雷飞还给他。

雷飞根本就离婚。他骗了我两年,就像我骗品熙一样。我把这当报应。分手是肯定的,离婚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,没人比我更清楚。

我把这事跟品熙讲了。“哦”了一声后,品熙就再也没说话了。我想问品熙: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吗?可这话卡了半个小时都没说出口。还是品熙打破了沉默,“没事先挂电话吧。”

我有好多话想跟品熙说,可实在没脸给他打电话,别说他离我而去,就是把我千刀万剐,我也心甘情愿。我太对不起他了。

没有品熙消息的那一个月,度日如年。我不知该怎样面对他,就像不知该怎样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一样。

品熙还是原谅了我,他说他要去英国游学。“房子留给你,还有十五万元存款,我回头打到你账户上。”品熙说是他的积蓄,让我别嫌少。

我说房子我帮你出租,等你回来接着住。游学用钱的地方多呢,我有工作,不要钱。他坚持给我。

品熙出意外的事是我的班主任告诉我的。“医生说是失足掉到河里的。之前喝过很多酒。”班主任说他从来不喝酒,还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。

是我害了品熙,每次走在黄浦江边,我都有跳下去的冲动。

我花了三年时间疗伤、反省。我不吃肉,每周做义工。家里养了五只猫、三只狗。遇到乞丐,哪怕能明显感觉出来他们是在演戏,我也会拿出钱包里“最大”的一张钞票。

友伦看中了我的善良。他说就我这样的,当后妈都不亚于亲妈。友伦离过婚,有个五岁的儿子。我跟小朋友好像很有缘分,第一次见面,他就可以在我肩膀上睡着。

我知道当后妈不容易,也时刻把包容、大度牢记在心。有时候婆婆会拿我和友伦的前妻做比较,我会呵呵,一笑泯恩仇。

友伦人很好,对我也不错。我们几乎没红过脸,但只要涉及孩子,他总是对我不放心,什么都要亲力亲为。我给孩子买衣服,他总认为是便宜货。我的收入没有友伦高,给自己买东西喜欢买打折的。但给孩子买东西我就差只买贵的,不买对的了。

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,友伦想多给孩子报点学习班,我却希望孩子能快乐成长。友伦觉得我怕花钱。

我和友伦好像当年我的父母,进入了怪圈。

记者手记:莫燕一直说自己是个坏女孩,现在都是在受报应。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,一切还是往前看。再婚家庭确实有很多问题,尤其是在孩子的问题上,更容易引发矛盾。

漫画 付业兴

